

辛亥革命史

東方文庫第一種



誌社編印
書館發行

辛亥革命史

高勞編

第一章 革命戰爭時代

一 革命主義之傳播

革命之事，各國有之。此事之起因，率由政治之不良，政體之未善；而種族之異，亦足爲其誘因。遠者不具論。自一九〇八年以後，土耳其之青年黨，迫土帝去位；波斯之南方民族，驅波帝離國；葡萄牙以海陸軍人之不平，促成政變；墨西哥以梅特洛之野心，率叛軍而驅逐其大總統狄愛士；革命風潮，迭起環生。當其君民寇讎，操戈同室；禦外利器，移以對內，肉飛血濺，肝腦塗地，此誠歷史中之慘劇也。我國革命之

現象，至一九一一年而大著；而考其主義之發生，則夫提倡之，傳播之，實行之，伏而不滅，蹶而愈奮者，已非一朝一夕之故。洪楊之役，無論已。光緒丙申，孫文創立興中會於廣東，糾合同志，欲起革命軍，事洩，遁至英格蘭；是時龔照璦爲英使，使人以計誘至使館而擒之，英人大譁，以爲侵犯其國權，得釋出。孫於是往來歐美及南洋，日本，鼓吹其主義；未幾而有史堅如謀殺總督德壽被戮之事；又未幾而有漢口唐才常之變，安徽大通之變，廣西鎮南關之變，雲南河口之變；且謀炸端方於天津者有吳樾，槍斃恩銘於安慶者有徐錫麟。其他言論事實之相繼發現者，既日演而日激，革命之聲浪，震盪於國民之耳鼓，革命之思想，遂深印於國民之腦筋。當時下有鼓吹革命之黨人，而上復有製造革命之官吏，立憲其名，專制其實，商路則收爲國有，外債則任意大借，代表則遞解回籍，內閣則專任親貴，凡可以離民之心，解民之體者，行之惟恐不力。又值各省水災，饑民徧地，天時人事，相逼而來，宜乎廣州之變，方起於前，川省之事，又繼於後，一波甫平，一波又起。迨武漢事發，各省響應，革命軍之

旗幟，遂翹然高舉於禹域之內矣！

二 武昌發難

革命黨人，散居南洋各埠；其舉事也，以沿海邊省爲利。自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，在廣州舉事不成，於是變計從長江流域入手。清廷亦知蘇皖鄂等省，均有黨人潛伏，並有大宗軍火，由牛莊運入長江，密令鄂督瑞澂加意防範。自四月初旬以後，鄂省之防範革命黨者，至爲周密：陸軍第八鎮統制張彪，分布軍隊，按段梭巡；巡警道黃祖徽，亦飭武漢各區區長及區官巡官，晝夜更番，與軍隊聯絡一氣，空屋廟宇旅館之中，尤爲注意。以龍神宮年久廢棄之槍械，亦查獲呈報，識者雖嗤其張皇，而監察之嚴，亦可想見！至對於陸軍兵士，深防誘言煽惑，更有種種戒嚴之命令：除派憲兵偵探外，又飭各營各設告密箱一具，每夜掌號息燈之後，即不許彼此往來；外來賓客有作密談者，准各該隊什伍長監聽；防範之嚴，爲歷來所未有。八月初九

日，瑞澂接到外務部密電，謂革黨黃興聯絡黨人，約期十五十六兩日聚鄂起事，并有三十標步兵同時策應之約；於是軍警各界，益嚴密查防，商店居民，大爲惶恐。及期無恙，咸謂事機洩漏，不足爲患；詎至十八日之夜，革命黨之形迹，竟發見多處：荆襄巡防隊統領陳得龍，在漢口英租界拿獲革黨劉汝夔、邱和商二人，洋務公所吳愷元，在俄租界寶善里內拿獲革黨秦禮明、龔霞初二人，并起獲炸彈手槍旗幟印信鈔票滙票甚多；張彪在小朝街九十二號拿獲革黨八人，在八十二號八十五號拿獲二十七人，內有女黨員龍韻蘭及陸軍憲兵隊什長彭楚藩，同時又在雄楚樓北橋洋房內拿獲印刷告示繕寫冊籍之革黨五人，而黃土陂千家街地方，有黨員楊宏勝亦因自試炸彈轟壞而被獲；督署之內又發見炸藥一箱，有教練隊軍士二人，形跡可疑，訊明希圖炸署不諱，即在署前正法。翌晨，復將捕獲之黨人審決多名。是時鄂督瑞澂，以爲其謀已破，可無大患，自以定亂俄頃，欣欣有得色；且疑新軍皆爲革命黨，欲嚴行查緝，如有形跡可疑之兵士，即以軍法從事。嘗笑問張彪曰：『爾

軍隊中有多少革命黨？張彪曰：『大約有十之二三。』瑞澂曰：『然則以十之七拿十之三，事便可了。』一時新軍聞之，人人自危矣。

武昌向稱有新軍萬六千人，合組爲步隊馬隊礮隊三種，悉歸張彪統轄，軍隊平時，咸懷怨望，其情形本極危險。自端方入川抽調外，所餘各營，殆皆全體聯合，反對長官，經革黨暗中運動，久已躍躍欲試，而瑞澂復以嫌疑恣意搜捕，各營遂變。十九日下午九時，工程第八營左隊營中，忽有炸彈聲喧噪聲，同時猝起，以同心協力爲暗號，掣下肩章，左右各繫白巾，督隊官阮榮發等出阻，卽被槍斃；步隊二十九三十兩標，殺斃管帶二人，排長二人，隊官一人；旗兵在楚望臺被殺者三十餘人，各兵中亦有被擊斃者。九時半，趨火藥庫，劫取子彈。十五協兵士已同時齊集大操場，與工兵聯合，悉運子藥至蛇山下關馬廠諮議局旁，卽大呼趨督署，與防護馬隊互擊五十分鐘，馬隊不支，亦與工兵聯合，卽分兵三處：一駐鳳凰山，一駐蛇山，一駐楚望臺，各架礮轟擊督署，致山前民房，多被震毀。二十日，總督瑞澂，藩司連甲，統制張彪，均

棄城逃。革軍既起，尙未得一首領，衆議以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黎元洪當之。黎元洪者，曾留學外國，從事於中東之役，知識既富，經驗尤宏，屈居張彪之下而無怨言，素爲軍心所歸附者也。衆遂趨黎寓所，迫令出爲代表，否則將槍斃之。黎允諾，遂改諮議局爲軍政府，黎元洪爲鄂軍都督，前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爲民政總長。初發難時，革命軍頗有殺戮滿人者，黎都督既就任，傳令不得在城內放礮，不得妄殺滿人。一面派兵守藩庫，官錢局，儲蓄銀行，度支公所，財政處。於是武昌省城全爲革命軍所佔領。既佔武昌，卽遣軍渡江，先至兵工廠，聲稱張彪派來保護之兵，廠中信之，革命軍分守各地，仍令照常工作，以供軍用。總辦王壽昌遁匿上海。與兵工廠毘連者有鐵廠，亦爲革命軍所佔，以其爲商辦也，不加改革，拘留其總辦李維格，照舊辦事。其他漢陽官吏，逃匿無蹤，於是漢陽府城又爲革命軍所佔領。二十一日，有土匪在漢口華界乘機縱火，意圖擄劫，軍政府立遣數百人馳至，一面救火，一面擒匪，并盡力保護外人之生命財產。夏口廳王國鐸子身遠颺，遂推前大江報主筆詹大悲爲漢

口軍政分府，於是漢口又爲革命軍所佔領。當革命軍之初起也，外人疑其含有排外之性質，以爲庚子拳匪之禍，將復見於武昌，及見革命軍舉動文明，極爲贊歎。二十一日，軍政府照會各國領事團，以保護租界自任，要求其嚴守中立，並聲明從前清政府所借外債及賠款，俱照約履行，以後如有借款，則不能承認。領事團會商，擬宣告中立，於兩方面戰事，毫不干涉，電詢各政府，均得贊成，則是各國已承認革命軍立爲獨團體也。

三 各省響應

武漢居本部之中樞，扼長江之上游，革命軍得此，有高屋建瓴之勢，而各地黨人，又皆以事有可爲，宜乘此時機，互相響應，故武漢起事，未及旬日，如本省之黃州府，武昌縣，沔陽州，宜昌府，襄陽府，及沙市，新隄等處，即次第爲革命軍所佔領。各省之響應者，就其最先者言之，若湖南，陝西，江西，山西，雲南，安徽，江蘇，浙江，廣西，福建，廣東，

奉天。或獨立，或舉兵。此外各省，雖因電信不通，當時未即知其現狀，然隸屬於清政府之下者，已無幾矣！

長沙有新軍六百人，巡撫余誠格慮其爲亂，先令駐紮城外，繼令移駐醴陵。九月初一日，該兵攜礮入城，防軍將閉城，相拒新軍一擁而入，遂進圍撫署。余誠格由後門逃去，防營統領黃忠浩帶兵往擊新軍，所部兵士不肯放槍，黃怒曰：『不發槍，則以軍法從事。』兵士曰：『諾。』即以槍擊斃黃忠浩。提學兼藩司黃以霖，提法司劉鍾琳，關道汪瑞闔，均逃匿；巡道戚朝卿，勸業道王曾綬，因抵抗被殺；首縣陳瀛降而復逃，亦被殺。當時即舉副統領焦達峯爲都督，陳作新爲副都督，譚延闓爲民政總長，爲諮議局爲軍政府，分十五部治事。未幾，又佔領岳州府及衡州府。

陝省新軍，本多陝甘之人，及恩壽撫陝，奏調王毓江充協統。王皖人也，陝省新軍中自是遂多南人，前歲隨熊成基自皖逃出之軍士，幾全數援挈而至。此等軍士，平素主張革命，日肆鼓吹，於是全軍咸躍躍欲動，鄂事一起，聞風響應。九月初一日，有

礮隊三營，工程隊二營，馬步隊二營，相率起事。先佔省城，焚電報局，自巡撫錢能訓以下，官吏逃避一空。初三日佔領渭南臨潼各城。至初十日，潼關亦被佔領。

江西九江府，自武昌起事後，風聲日迫，至九月初二夜，果有響應之舉。五十五標一二營管帶，與礮臺守將徐世法聯合舉事，先由教練官黃子卿商於標統馬毓寶，馬亦贊成。是夜十時，金雞坡礮臺營先放號礮，城內新軍舉火爲應，先奔道署，開槍轟擊，潯道保恆逃。繼分隊攻各署，九江府璞良等亦逃。即舉馬毓寶爲駐潯統領，徐世法爲駐潯礮臺統領，李雲峯爲駐潯副統領。九江府屬之湖口縣，爲九江門戶，又爲江西內河之要鍵，湖口總鎮楊福田調集礮艇，將與革軍戰，馬毓寶派兵擊敗之。於是湖口礮臺及彭澤縣之馬當礮臺，同日皆爲革命軍所佔領。未幾，省城南昌府紳學商各界在諮議局開會，議宣布獨立，辦保安團，首先出力者，爲測量司，測繪學堂，陸軍學堂管教各員，各督率學生，荷槍梭巡，擔任義務，各界復舉代表，問巡撫馮汝駉，是否贊成，馮意兩可，衆謂此事不宜觀望自誤，致爲民禍，遂聯合軍界，相約起

事。初十夜，焚燒萬壽宮，八旗會館，撫署，行政官多潛匿不敢出，勒令馮撫交印，馮撫堅稱已送北京，無印可交。十二日，各界公舉吳介璋爲都督，劉鳳起爲民事部長，方先亮爲司令部長，設軍政府於高等學堂，守護藩署存款，外屬府廳州縣，仍令照舊治事。

山西新軍兩營，久蓄變志，因無子彈，故未動作。適陝西警報至，巡撫陸鍾琦擬派新軍往陝邊防堵，於初七晚發給子彈糧餉，定於次日拔隊啓行；初八日早軍隊全變，槍聲四起，蜂擁入城，直至撫署，縱火焚燒，一面登城開槍，向城內轟擊，城內雖有滿營兵丁，向無子彈，事起倉猝，咸束手待斃，滿城居民紛紛逃避，巡警道亦不能彈壓，該軍又分出一支，乘正太火車，由壽陽直奔井陘口，正定鎮派馬步隊往拒，始退守娘子關，陸鍾琦被殺，乃推戴藩司王慶平爲都督。

雲南總督李經羲知軍隊之將變也，持先發制人之計，命可疑之軍隊，於某日黎明時早操，忽發令將槍械收回，軍人大震。九月初十晨，標統蔡鐸，率所領往奪槍礮

廠；繼攻督署，酣戰終日，至翌晨，蔡軍始勝，李經羲向南門逃去。蔡軍又乘勝佔領蒙自，蔡遂被衆擁戴爲都督，旋即照會英法等國領事，力任保護外人，并撫慰回苗生番等。

安徽自武昌事起，新舊軍概發子彈，至九月初，有新軍變亂之謠，復將子彈收回。初九日，新軍紛攜被鋪至城中各典，每件索當三元，各典窮於應付，將閉門，巡撫朱家寶撥款助之，幸得無事。初十夜，六十二標步兵暨馬礮營並起攻城。朱家寶立飭由南京調來之江防營守紮各城，新軍以無內應，各散去。朱家寶遂飭各營長官，按人發給銀六元，令繳軍裝，全體遣散。紳界中以新軍起義，事雖未成，難免不作後圖。人心皇皇，尤屬可慮，羣議獨立之策，請朱家寶擔任臨時都督，朱家寶許之，遂於十八日宣告獨立。旋有人舉測繪監督王天培爲副監督，朱家寶以事權不一，不願擔任，王天培遂自爲都督，然資望既淺，商民不願擁戴，於是二十日全城閉市，要求朱家寶仍任都督之事。

江蘇之上海，爲通商大埠，且有製造局，固革命軍必爭之地也。九月十三日，開北巡警局左近火起，各巡士皆臂纏白布，與革軍合，俄而城上高懸白旗，夜間道署被焚，進攻製造局，以該局有備，至翌晨始得手；於是公舉陳其美爲滬軍都督，李平書爲民政總長。是夜卽有革命軍五十餘人，由滬赴蘇，先至新軍標營，宣告一切。蘇州紳商，早經舉代表謁巡撫程德全，請其宣布獨立；十五日黎明，新軍各隊，先後進城，一面駐守關要，一面請見程撫，推爲都督，程德全允之；藩司左孝同，巡警道吳肇邦，織造文蔭均避去，是時已滿城懸白旗矣。十六日，松江府鎮江府均宣告獨立，京口駐防旗營，亦順革命軍。十九日，揚州亦爲革命軍所佔領。

浙江省城，早思獨立，內部部署已定，惟未發表。九月十三夜，諮議局沈副議長謁巡撫增韞，請拆卸滿城營牆，編入漢籍，宣告獨立，以免慘見殺伐，增韞不允；次日十四下午，召集官商會議，至晚八時，仍未允洽；是夜二時，有滬來敢死隊，聯合浙軍八十二兩標新軍，直攻撫署，連擲炸彈，撫署遂焚；衛隊巡警消防等，見事已起，均袖

綴白布。革軍遂取用衛隊軍火，順道佔領軍裝局，防營亦降，增韞被獲，拘禁於福建會館，織造聯榮亦被拘禁，臨時都督童訓出示安民，並派支隊分據大清銀行及藩運各庫。十五日，改諮議局爲軍政府，舉湯壽潛爲都督。旗營四周被圍，革軍命增撫致函將軍德濟，勸旂營投降。旂營不允，反槍擊投函者，於是革軍亦開礮攻擊。午後，由杭辛齋邀穆詩樵入營，貴翰香出營，至諮議局會議，訂簡約兩條：一、旂兵編入民籍，限本日七時，繳出槍械子彈；二、旂兵雖改編民籍，仍照舊發給兵餉，俟時局稍定，爲徐圖生活之計。貴翰香入營宣布，至七點後，營兵繳槍械，革軍亦停止圍攻，大局已定。而外屬各府，如紹興、寧波、湖州、嘉興等，既同時改懸白旗，餘亦次第傳檄而定。

廣西省於九月十六日，諮議局議決獨立，由議長面謁巡撫沈秉堃，請爲宣布，沈未遽允。是時省垣新舊各軍，已歸藩司王芝祥統帶，是夜，由藩署發出獨立旂許多，乘人靜時，徧擲於各家。十七日，各家各局所均將此旂高懸，其文曰：『大漢廣西全省國民軍恭請沈都督宣布廣西獨立，廣西國民萬歲！』沈秉堃至此時，亦無可如

何，而於是廣西亦獨立矣。

廣東省城各團體，於九月初四日在文瀾書院會議，已主張獨立，總督張鳴岐亦經認可；然是日主動者爲清鄉總辦江孔殷，香港共和黨人不信任之，故初八日復有愛育善堂之集議。是日即有人持白旗，大書廣東民團獨立字樣，各鋪戶亦懸旗張燈燃放鞭炮相慶賀，張鳴岐聞之，急派人扯去旂燈，出示禁止，粵垣人心，異常憤恨。至十八日，復在諮議局集議獨立，舉定張鳴岐爲都督，龍濟光副之，議以次日正式公布；不料張鳴岐即於是夜避往香港，各行政官亦先後逃去。十九日，各團體復在諮議局會議，舉定胡漢民爲都督，蔣尊簋爲軍政部長，陳景華爲民政部長，胡未到省，以蔣爲臨時都督。

福州未發難之時，革命黨草長文一篇，勸滿人釋械，同爲共和國民，滿人不應；既而諮議局副議長劉崇佑自滬歸，閩督松壽與商和平辦法，劉擬三條件：一、繳出槍械；二、仍給口糧；三、編入民籍。松督又不肯照辦。十九日，革命軍起，常備軍及青年會

義勇隊等，聯合攻擊。旗兵滿洲街及將軍衙門皆被焚毀，火藥庫亦已佔據。松督仰藥出署，死於某畫師之家。將軍樸壽，都統勝恩，同被拘禁，常備軍統制孫道仁被舉爲都督，高登鯉爲民政部長，劉崇佑爲副部長。

山東各界紳士，以各省風鶴頻驚，又聞清政府向德國借款三百萬，以山東全省土地作抵，遂於九月十五日在諮議局開會，以八事要求政府，請巡撫孫寶琦代奏，如三日不答覆，即宣告獨立；但其所求之八事，實亦與獨立無異。十九日，既得內閣覆電，二十日，即改組保安會，舉夏紀元于普源爲正副會長，二十一日，又決議實行聯邦政策，即舉孫寶琦爲臨時都督，改諮議局曰聯合會，於是宣告獨立。

奉天旗漢雜處，逼近強鄰，情形與南省不同。自九月十八晚接京師警電，人心惶懼異常，市面震動。忽有剪髮者四人來諮議局，要求吳議長堅立白旗，吳以事關重大，婉言拒絕；民政司張元奇擬仿照各省辦法，布告獨立；然此策實非奉天所宜，在座各司道及自治各團體，均不贊成。是時旂漢居民，深恐互起猜嫌，激成意外。二十

日晨，由學界發起，聯合各界，無分種族，倡辦聯合保安會以保公安，東督趙爾巽被舉爲會長；蓋奉天以對外之關係，不能用獨立之名義也。

此外未告獨立之省固已無多，且兵變時聞，亦有待時而動之勢，如灤州軍隊，有改換軍旗之風說；保定軍隊有據守軍械局之傳聞，而河南諮議局亦以獨立之辦法，派人與袁世凱協商矣。獨立者，脫離政府之謂也；脫離政府者，贊成革命之謂也。武昌發難，而贊成者幾徧全國，革命主義之流行，可謂速於置郵矣！

四 清政府之對付

八月二十日午後一時，武昌警報達北京，是日，內閣總協理聚謀於慶邸，徹夜未歸。瑞澂電奏，有『速派北兵來鄂願粉身恢復』等語，二十一日有旨，瑞澂着卽革職，仍暫署鄂督，責成迅將省城克復。一面內閣開特別會議，以革命軍之志非尋常可比，議決派兵前往。隨卽有旨，令陸軍大臣廕昌統帶近畿兵兩鎮，速卽赴鄂勦辦；又